

哈 / 尔 / 滨 / 城 / 史 / 长 / 篇 / 小 / 说 / 系 / 列 / 丛 / 书

天净尘荒

商承霖 著
靳夫



哈尔滨出版社

天净尘荒

商承霖 靳夫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净尘荒 / 商承霖, 靳夫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2.10
(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 / 卢国惠, 王洪彬主编)
ISBN 7-80639-818-X

I . 天... II . ①商... ②靳...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088 号

责任编辑:陈春林 李 战

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

天净尘荒

商承霖 靳夫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革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150006 电话:0451-6225161
E-mail:hrbcbs @ yeah.net
哈尔滨禹程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0 字数 150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39-818-X/I·218
定价:160.00 元(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商承霖



中共党员，1946年6月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自幼甚爱读书，喜欢舞文弄墨，挥毫诗文书画之间。曾当过司炉工、轧钢工，任过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处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秘书室秘书，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局级巡视员及黑龙江省作协老干部创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哈尔滨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毛泽东书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山书画社副社长等职。

多有杂文、评论、诗歌、小说、书法作品见于报刊，参加展览。书法作品多为日本、韩国、泰国等国收藏。泰国国家博物院淡浮院曾将其书法作品镌刻在院柱上珍藏并聘其为名誉顾问。与他人合作编著出版《女干部手册》、《热门话题》、《脊梁颂》、《热土萧乡》及《泰山石刻》、《清代帝王匾额选》等10余部社科、文学、书法方面的图书，自著出版《自话集》、《痛快人生》等著作，发表《苦果》、《堕落》、《女才郎貌》等电视文学剧本，并拍摄为电视剧和电视小品播出。

作者手记

慈母生儿都喜早，

艳阳天。

将军志，

唱凯旋，

灭日伪，

除蒋顽，

净空荒山党旗红蔚。

碧波冲刷亡国耻，

白雪光灿共产田，

展宏图，

天鹅翔空美，

谱新篇。

吴清把新填的词从头又斟酌了一遍，读着读着会心地笑了：我们江山都爱填写《满

序

哈尔滨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太长，然而，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时间却相当久远，且在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北方民族就早已叱咤风云了。

他们以无畏的精神，征服了自然；用辛勤的汗水，开垦了荒原；凭坚毅的品格，建设了家园；藉英雄的气概，保卫了江山。他们在松江之滨，沃野之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书写了气吞山河的华章，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辉煌。

哈尔滨城市历史之复杂，风貌之独特，生活之多样，在中国年轻的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也正因此，它不仅拥有无比丰富的史实资源，也蕴育着色彩斑

斓的文学创作的矿藏。

哈尔滨的作家是幸运的，仅就哈尔滨多彩多姿的历史而言，他们不愁素材的匮乏，即使写上数百部作品，也绝不会与其他城市的作品在题材上雷同。

此次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由哈尔滨出版社和省作协老干部创作委员会组织作家创作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就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再现哈尔滨历史的重大举措。

这次创作出版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含有八部作品。一次同时推出八部长篇小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这八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再现了哈尔滨昔日复杂的社会生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剖析，组成了系列的哈尔滨风土人情画卷，展示了往日的风云变幻，列强角斗，志士抗争，人事沉浮，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等等场景。

读者可以从《圣·索菲亚教堂》中感受到历史风云的变幻莫测，西方宗教的长驱直入，中外文化的冲突融合。从《混血菊花心》中透视出多国移民的生活境况，涉异婚姻的家庭场景，混血儿的心态轨迹。从《天净尘荒》中看到地下斗争的隐蔽神秘，接收改造的困苦艰难，民族命运的朝夕瞬转。从《血雨潇潇》中感触敌伪统治的野蛮残酷，文化剿杀的暴烈血腥，中华儿女的无畏抗争。从《高悬的匾牌》中追忆殖民经济的摧残挤压，民族业者的苦斗挣扎，

爱国人士的品格情操。从《万劫余生》中领略民族英雄的伟大风范，抗联战士的精诚忠勇，错案造成的难言苦衷。从《日出日落》中体验移民拓荒的艰难辛酸，建设家园的曲折苦乐，三大家族的事业沉浮。从《满洲人家》中痛见失去家园的苦难辛酸，日常生活的屈辱压抑，生存斗争的坎坷曲折。

这八部作品虽然融在一个完整的系列中，但在风格特征上又各有千秋。《圣·索菲亚教堂》的雄浑豪迈，大气磅礴；《混血菊花心》的古朴雅致，凝重洗练；《天净尘荒》的幽默诙谐，辛辣老到；《血雨潇潇》的扎实沉稳，有板有眼；《高悬的匾牌》的沉郁顿挫，有张有弛；《万劫余生》的凄凉激越，神完气足；《日出日落》的潇洒浪漫，自然流畅；《满洲人家》的委婉细腻，兴会淋漓……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历史小说是小说，不是历史。但是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必须认真、深入地研究历史，把握其规律和本质，感受其姿韵和律动，领略其特征和风采。

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天真女孩。因此，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不能凭藉主观的好恶去戏说、胡说、瞎说。尽管作为文学的小说可以根据故事、情节、细节的需要，虚构或渲染，但总体上必须做到艺术上的真实，忠于历史并再现历史的本来风貌。

作家劳动的本质是创作，而并非记录或模拟。他可以

写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故事，但是必须是可能发生的故事。将这类作品列入历史小说之列，也无不可。

综观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的诸多作品，总体上都具鲜明的历史色彩，在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描写上，也都力求再现当时的情景。然而，个别作品还缺少些历史的厚重感，对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营造得还不够浓郁，使人物和事件多少显得单薄了些。但，瑕不掩瑜。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无疑是我市文学创作的一大成就，它不仅为我们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一片新的秀色，再一次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也给了我市历史题材创作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如果我们能锲而不舍，一批批创作下去，哈尔滨文学艺术的更加繁荣或许会更快些。

历史是过去时代的回声，让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学艺术倾听昔日的回声，了解城市的昨天，对于今天和明天不无裨益。

编 者

2002年10月

第一章

1945年8月9日夜间，滨江火车站的上空突然升起了一个大火球，火焰熊熊，火光闪闪，照红了哈尔滨半拉天！阵阵刺耳瘆人的空袭警报声，告诉人们这是飞机扔了炸弹。老百姓吓得浑身发抖，两眼发直，呆呆地望着火光冲天的夜空，不知道是谁的飞机扔下了这些可怕的炸弹。当地的小孩们常唱的歌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屁屁……”

夜色中，一辆警车“嘟嘟”地冲上霁虹桥，沿山街朝伪警察厅方向开去。车上坐的是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特别搜查班中国人班知识层第一班班长、警正吴波。他面色阴沉，叼在嘴上的香烟由静止的手指夹着，长长的烟灰就要不抖自落了。一缕轻烟更加模糊了他黑暗

中的脸。车轮在飞快地转，他的头脑也在转：会是谁的飞机扔炸弹？这次空袭他感到非常突然。事先警察厅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情报，是美国的吗？他想起了前两天看报纸，在报纸最不显眼的地方，属于那种像他们干特务这一行的都不太注意的地方，他的眼睛竟惊奇地注意到了一条震慑心魄、令其胆寒的消息：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他当时浑身发软，匣子（无线电）里播送的哈尔滨中央放送局编排的节目，什么日本法西斯军歌，什么日军在前线“战绩辉煌”、“皇军战功赫赫”，为什么要以“宁可全员玉碎”的法西斯精神，鼓舞、振奋士气的宣传通通听不进去了……真是有些没着没落的。这不！担心的事又来了，是美国？不是美国又能是哪国的飞机扔炸弹呢？

警车“戛然”停在伪警察厅楼前，吴波慌忙下车，拾阶快步走进楼内。楼内已来了不少警察特务，正低声议论着。按警察厅的规定，听到空袭警报声必须快速赶到警察厅特务科报到，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警察特务们知其厉害，从不敢冒犯。

一阵铃声响过，大会议室主桌前，伪警察厅特务科长山寺佐三郎、科附泉屋利吉、股长村上一郎等日本人头面人物出现了。吴波瞅了瞅眼前的这几个日本上司，脸上没有那种要骂“八格牙路”的神情，心里稍稍有了点底。山寺首先通报了一些情况，他们也还没弄清楚空袭飞机的国



籍。只按汇总的情况，得知滨江火车站、三棵树亚洲酒精厂等地遭到轰炸。吴波听到这儿，嘴微微一抿：“怪不得不怎么紧张呢，原来是情况不明。”山寺又一脸平静地说，估计可能是美国的 B - 29 轰炸机扔几个炸弹，挑个小事，没啥了不起的。吴波心里想：美国在日本广岛扔原子弹的事他们早知道了，就是压着不说。现在山寺上司这么轻描淡写地说说，也是掩饰掩饰，说不定是咋回事呢！接着科附泉屋给全体警察特务下达了任务。吴波领到的任务是带俩警察特务到滨江站、三棵树跑一趟，了解调查一下空袭现场的情况。吴波正想到实地看看，二话没说，带着两个警察特务就走了。

吴波他们先到三棵树后拐到滨江站，看到在被空袭的地方都有几个炸弹炸开的大弹坑。滨江站一个物资仓库给炸着了，库存的什么毯子、毛巾、肥皂、皮带啦，让住在跟前的胆大的穷苦人哄抢了不少，街道上乱哄哄的。仓库火熄灭了，烟还冒着，挺呛人的。站在仓库、弹坑周围的人群好像把扔炸弹的事忘了，竟议论起王家小二、李家小三趁火打劫，捞了不少东西。有的人还十分后悔，咋没早点跑来，也好抢点东西。若不是有了军警看守，真想好好儿捞一把，仿佛一个个胆子都变大了。吴波绕了几圈查看了现场，从表面看，没发现什么异常的迹象和动态。

“吴警正！”正在这时，有人叫他。吴波回头一看，原来是滨江派出所的警察老周。老周告诉吴波：泉屋科附给

滨江派出所打来紧急电话，通知吴波立即返回警察厅，说有大事传达。吴波望了望东方出现晨曦的天空，向跟他来的两个警察特务挥了挥手，便匆匆上车而去。

泉屋科附显然在办公室里等得不耐烦了。他早已围着办公桌转了好几圈，见吴波走进来便停下了。吴波恭立在泉屋的面前，见泉屋唇上的仁丹胡抖动了好几下，才发出声音：“你的，可能知道了。苏联坏了坏了的有！”他说关东军情报部报来准确消息：8月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南武，宣布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8月9日零时一过，苏联红军和太平洋舰队就在中国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分三路进军东北，在总长几千公里的战线上迅猛向日本关东军开火。夜里空袭的飞机就是苏联的。他接着有些心神不安地说，上级指示全体警察特务，一定要认真、冷静观察，时刻关注时局的发展。他还要马上赶到关东军司令部情报部去，又急忙交待给吴波这两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特别搜查班的所有人员混进民众团体中搜集言论，观察动态，尽可能地召集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如军政界、工商界、宗教界的头面人物谈话，让他们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感想、态度，以便稳定人心。没等吴波汇报查看空袭现场的情况，泉屋科附就急忙夹着黑皮包走了。吴波从来没见过泉屋这样惊慌失态过，他木然地站在那儿，好一阵儿才缓过神来，摸了一下腰间的皮带，叹出了一口气。

“没想到时局发展得这样快。”吴波心里想。

吴波“九一八”事变后就报考了日本警官学校，还在日本东京受训了两年。1933年回国，他一脑袋就扎进了伪警察特务这一行，由警尉到警佐，任哈尔滨道外伪警察分局局长，又升为伪警察厅特务科特别搜查班的班长……可以说，他是死心塌地地为“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卖命，一心指望投靠日本皇军圆他飞黄腾达的野心梦。近一年来，他非常关注太平洋战场方面的消息。去年他们警察厅和哈尔滨铁道警护队配合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封锁了德国、意大利两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搜捕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当时他就感到情况有点不妙，德、意不是日本的盟友吗？连盟友都抓，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吧。正好在搜查意大利领事馆的时候，他搜到了一台收音机，是短波的，可以听到苏联的日语广播。他们几个警察特务每天都“蔫儿悄”地用心听，得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欧洲战场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他才明白为什么封锁德、意两国驻哈领事馆了。可是没过半个月，收音机让上级收回去了，再也听不到战场消息了。但是，听广播后的那片疑云始终在他脑海中盘旋不去，使他忧心忡忡。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的飞机轰炸了哈尔滨，这消息无疑又给吴波致命一击。他不愿意相信，也不敢相信由天皇庇佑，武士道精神武装的强大皇军就这么完蛋了？说完就完，气数已尽？唉！吴波又叹出了一口气。“天塌大家死，过河有船

子”，走着瞧吧，但他心里可是真不愿意日本完哪！他觉得脑袋发沉，还有些发晕，连忙给下属们布置了任务就回家睡觉去了。

夜里吴波又被日本上司找去一趟，说是空袭警报拉响时，道里偏脸子一家住户窗子的防空帘泄光，好像往外发什么信号。吴波带着搜查班紧急赶到，隐蔽观察了一阵儿，没发现有什么呼应联络嫌疑迹象。于是到当地派出所查了一下户口，知道住户是姓黄的铁路工人，并无反满抗日背景，又到这家住户看看，方知姓黄的工人出差不在家，他的妻子和孩子听到空袭警报就害怕得不得了，放下防空帘就钻进了被窝，是防空帘没拉严泄光了。吴波听了，又叹了一口气，心里想：“看起来，上下都紧张了。真他妈的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对大家说了一声：“回家睡觉吧！”人就散了。

8月9日夜间苏联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落地冲天而起的火光，同样震撼和照亮了哈尔滨市香坊东门外——香坊监狱也称哈尔滨模范第一监狱的上空。这个外观好像一座大工厂，东南角设有8米高的岗楼，四周环绕着带“刺鬼”（缠有锋利铁刺的铁丝线）的高大围墙内，关押着2000犯人，政治犯占百分之二十，都是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共青团员、抗日的爱国群众。伪警察特务吴波的弟弟吴琦就是其中的一位。



“苏联出兵向鬼子开火了，日本鬼子快完蛋了！”共产党员吴琦兴奋地在政治犯中间传递着这一好消息，他那剑眉下的眼睛更加明亮，神采飞扬了。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是狱中活跃分子，难友们都喜欢他，信任他。他看到狱中的政治犯不论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是国民党员个个脸上都透着亮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双眼睛在说：出头的日子快来了！有的竟呜呜地放声哭起来。吴琦也看到他十分敬重的老大哥——狱中年纪最大、资格最老，曾去过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被党中央派到哈尔滨任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杨义平也已经是热泪盈眶了。唉！“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这些政治犯在这暗无天日的监狱里一蹲就是二三年、四五年、七八年……青春的年华、亲人的思念、胸中的锦绣……都熄灭在这无边的地狱般的黑夜中。现在光亮来了，希望来了，他们心中翻滚的巨浪狂澜能不如大海，似火山般地涌喷出来吗？吴琦想到自己也两年没有见到可亲可爱的白发亲娘了，鼻子一酸，两行热泪涔涔而下……

这二三年、四五年、七八年……政治犯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呀，他们遭受了多少人们难以想像出来的、灭绝人性的身心摧残……

人说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沦陷后却成了日本侵略者、达官贵人的天堂。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简直把哈尔滨变成了“警察帝

国”、“人间地狱”：日本宪兵队横行乡里，伪警察多如牛毛，日伪统治无孔不入，遍及城乡角落。有道里、道外监狱，还有南岗、香坊监狱；有机构庞大的伪哈尔滨警察厅，也有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滨江地方保安局，都曾关押过共产党员和抗日的爱国者。还设有道里中央大街的伊伯利亚饭店、高士街的游览船组合、宝石商店、冈田洋行等无数个伪警察特务活动的秘密据点，就连平时挂着“松花塾”牌子，似乎与教育有关的这样动听名字的地方竟是保安局的秘密监狱，成了集中迫害哈尔滨左翼文化人的魔窟。

为了维护反动统治，日伪政权采用了血腥屠杀与镇压政策，完全把哈尔滨人民投置于法西斯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军警宪特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给人定上“反对帝皇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交罪”、“军机保护法罪”、“治安维持罪”，以及“思想犯”、“国事犯”、“经济犯”、“嫌疑犯”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预防拘禁”和“保护监察”，扼杀人权，剥夺人身自由。一提起军警宪特，哈尔滨人无不深恶痛绝，避之若鬼魔、瘟疫。当时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反满洲是“国事犯”，
吃米面是“经济犯”，
说实话是“思想犯”，
不去劳工是“抗日”，